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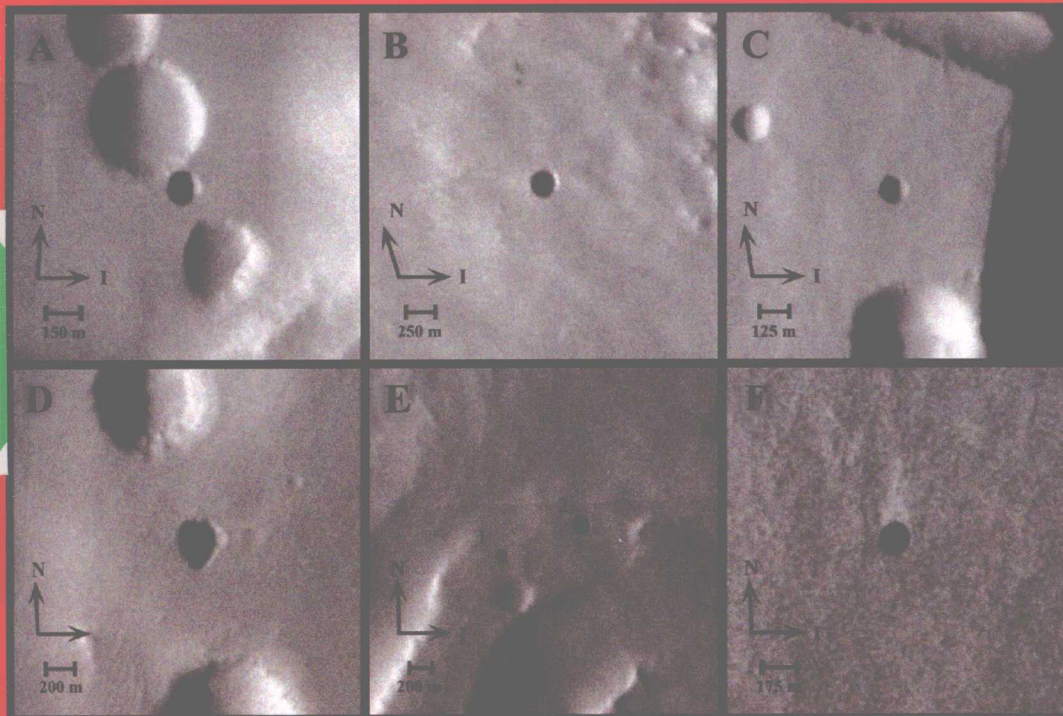
LA CAVERNA DE LAS IDEAS

Jose Carlos Somoza



洞穴

[西班牙]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李继宏 译



洞穴

La caverna de las ideas

[西班牙]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李继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洞穴 / (西) 索莫萨 (Somoza, J. C.) 著; 李继
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La Caverna de Las Ideas
ISBN 978-7-208-08620-3

I. 洞… II. ①索…②李… III. 推理小说—西班牙—现
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1848 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封面设计 马 楠
版式设计 张 布



洞穴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李继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15,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620-3/I·687
定 价 25.00 元

实际上，有个理由能够很好地证明没有人能够写出刚才谈到的作品；这个理由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我觉得现在应该重申一遍。

关于一切事物知识都可以分为五种要素，第四种要素便是知识本身，第五种要素是可知的真实存在的事物本身。而第一种是名称，第二种是定义，第三种是形象……

柏拉图《第七封信》

第一章^[1]

尸体躺在松散的桦木担架之上。胸膛和腹部有许多割开与撕裂的伤口，覆盖着凝结的血块和干硬的泥巴，但头部和手臂看上去完好无损。有个士兵拉开尸体的长袍，以便阿斯基罗斯能够对其进行检查。看热闹的纷纷凑过来，起初人数增加并不快，后来增加得很迅速，在那可怕的残躯四周围成圆圈。蓝色的夜空泛起寒意，金色鬃毛似的火焰、黑色的斗篷衣裾和士兵头盔上以浓密马毛制成的羽饰在北风中飘动。围观者的目光跟随着阿斯基罗斯的动作，默默地看着他实施可怕的验尸。他像接生婆那样轻柔地分开各处伤痕，全神贯注地检测那些可怕的洞开伤口，宛如读书人用手指划过草纸上的文字。他的奴隶将油灯举在他的头顶，并用手为油灯挡住阵阵寒风。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坎达乌鲁斯除外。当士兵抬着尸体出现时，他便在街道当中大声叫嚷，吵醒了住在附近的人，现在依稀还能听到他早先的咆哮的回声。坎达乌鲁斯趑趄地围绕着旁观者走动，显然没有受到寒冷的影响，浑身近乎赤裸，拖着萎缩的左腿——宛如人身羊脚的森林之神萨蒂的黑蹄。他伸出瘦小的手臂，

[1] 起头五行文字不见了。蒙塔洛在他的誊清稿上注明前五行文字的草纸被撕掉了。《洞穴》原稿已经失落，蒙塔洛的誊清稿是仅存的孤本，我从该稿件的第一句话开始翻译。（译者注）

搭在其他人的肩膀上，不停地大喊大叫：“看看他！他肯定是神！神明从奥林匹斯跌落凡间就是这样的！别碰他！你们没听到吗？他是神……卡里玛舒斯，快向他表达你的崇敬！还有你，尤弗尔布斯！”

鬃毛似的凌乱头发生长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脑袋上，仿佛是表明他精神错乱的标志。他的头发在风中飘舞，遮住他的半边脸。但人群并没有理睬他——人们宁愿盯着那具尸体，也不愿看着这个疯子。

戍边校尉在两名士卒的陪同之下，从最近的房子走出来；他边走边扶着那顶带着长鬃毛的头盔：他认为在公众场合，他应该得体地展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校尉透过黑色的面甲，扫视围观的人群。看到坎达乌鲁斯之后，他抬手一挥，仿佛驱赶可恶的苍蝇似的。“看在宙斯的分上，让他别吵。”他威严地说，并没有特意去看那两个士卒。

有个戍卒向年老的坎达乌鲁斯走过去，举起他的长矛，随手击出，正中坎达乌鲁斯那活像起皱的草纸的肚皮。坎达乌鲁斯话没说完就张大了嘴巴，无声地弯下腰，仿佛被风吹折的头发。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呻吟着。人群感激这突如其来的安静。

“你有什么看法，大夫？”

医生阿斯基罗斯并没有立即回答，甚至没有抬头去看校尉。他讨厌被人称为“大夫”，何况这个称呼他的人还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阿斯基罗斯虽然不是军队中人，但他的祖上原是贵族，本人也接受过堪称良好的教育：他精通《玉函要略》，严格遵守入行之初所宣的誓言，曾在科斯岛度过漫长的进修期，师从希波克拉底的衣钵传人阿斯克雷庇阿德研习这门神圣的艺术。因而，他并非区区的戍边校尉就能轻易侮辱的人。他本来已经非常恼怒了：几个戍卒三更半夜把他吵醒，让他到街道中央来检查这个被用担架从吕卡维多斯山抬下来的年轻人的尸体。他们

请他来，当然希望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他阿斯基罗斯是活人而不是死人的医生，他认为这项可耻的任务是对他的职业的侮辱。他的双手从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抬起，带起一片鬃毛似的血淋淋的液体。他的奴隶赶紧用浸泡过消毒液的湿布将它们擦干净。阿斯基罗斯假咳了两声，然后说：“我认为他遭到一群饿狼的袭击。他被咬伤和抓伤……心脏不见了。被掏出来的。腹腔也有部分是空的……”

窃窃私语的声音宛如长长的鬃毛般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你听到他说的话吗，赫莫多鲁斯，”有个男人低声对另外一个男人说，“又是狼。”

“肯定要采取一些对策，”他的同伴回答说，“我们将会立法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他的母亲已经接到消息了，”校尉大声宣布，用坚定的声音盖住了所有的议论，“我没有跟她提起细节，她只是知道她的儿子死了。在克拉索比安的达米努斯到来之前，她不想看到尸体。达米努斯是他们家族惟一仍在世的男人，他到时将会决定怎么做。”穿着军服的校尉双腿分开，双手握成拳头，叉在腰上，他那习惯发号施令的声音十分洪亮。他好像在跟他的下属讲话，但显然也因为得到平民百姓的关注而感到高兴。“至于我们，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转向看热闹的平民，继续说道：“各位，请你们回家去！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回去睡觉吧……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仿佛被狂风吹得每一根毛发都独立地飘动的浓密鬃毛，这群无权无势的百姓渐渐消失了，有的独自离开，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议论着这件可怕的事情：“赫莫多鲁斯，吕卡维多斯山上真的有很多狼。我听说有几个农民曾经遭到袭击……”

“现在轮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了！我们一定要在立法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有个身材矮小、极其肥胖的男人落在后面，站在尸体的脚边，冷静地看着尸体，他那长满肥肉然而很干净的脸上木无表情。他好像睡着了。纷纷离开的人群视若无睹地从他身旁绕过，仿佛他是一根柱子或者一块石头。有个戍卒走到他身边，拉动他的外套。“老兄，你没听到校尉说的话吗，回家去。”

那人毫无反应，依然凝视着尸体，不停地用肥厚的手指捻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白胡子。戍卒以为他是个聋子，于是稍微用力地推动他，提高嗓门说：“喂，我在跟你说话！你没听到校尉的吩咐吗？快点回家！”

“对不起，”那人说，不过他实际上依然对戍卒的命令无动于衷，“我等一下就走。”

“你在看什么？”

那人眨了两下眼睛，将目光从尸体上抬起，另外一个戍卒正在用斗篷将尸体盖起来。他说：“没什么。我刚才在想事情。”

“哦，那你回家躺在床上想吧。”

“你这个建议很好。”那人说，仿佛刚刚从瞌睡中醒来。他环顾四周，然后慢慢走开。

这时所有的旁观者都已经走了，正在跟校尉交谈的阿斯基罗斯匆忙道别，很快消失得不见踪影。甚至连坎达乌鲁斯这个老头也爬着离开，他的身体依然痛苦难忍，不停地呻吟着——几个戍卒嫌他爬得慢，踢了他几脚——正在寻找某个阴暗的角落，以便在纷乱的梦境中度过残夜。他那头鬃毛似的白色长发仿佛充满了生机，飘动着贴住他的后背，然后

高高扬起，变成一朵凌乱而雪白的云彩，恍如风中的棉絮。天空中，在帕台农神庙清晰的轮廓之上，黑夜慵懒地散开了她那云霞作髻、银光为边的鬃毛似的长发，像一个少女在缓慢地梳头。^[2]

但这个仿佛被戍卒从梦中唤醒的胖子却没有跟随其他人，走上那些通向拥挤的中心城区的如鬃毛般错综复杂的街道。他似乎犹豫不决，再三思考他的行程，然后不疾不徐地绕过这个小小的广场。他朝着戍边校尉早先出来的那座房子走去，清楚地听见房子中传出一声可怕的哀号。尽管夜色微茫，但依旧可以看出这座房子里面居住的是相当富裕的人家：它是两层楼的大房子，前面有围着低矮墙壁的巨大花园。在房子的入口处，几节台阶通向两扇大门，两边是多利安式的石柱。大门敞开着。墙壁上悬挂着火把，有个小男孩坐在火把之下的台阶上。

这人还在走过去的路，有个老人跌跌撞撞地在门口出现了。他穿着灰色的奴隶短袖长衫。由于看到他步履趑趄，这人起初以为他要么喝醉了，要么腿部有残疾，但随后才意识到这个奴隶正在痛哭。擦身而过的时候，老人没有看他，只顾用污秽的双手掩住面庞，踉跄地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向一尊小小的赫尔墨斯神像，嘴里语无伦次地念念有词。这人只听清楚了几个诸如“我家夫人！”和“唉，真伤心！”之类的字句。这人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男孩，他依旧坐在台阶上，小小的手臂环抱着双腿，毫不怕生地守着门。“你是这户人家的用人吧？”他问，掏出一个生

[2] 我吃惊地发现这一章通篇使用了大量和“鬃毛”、“头发”有关的比喻。它们可能显示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使用了藏秘法，但我目前还不能肯定。蒙塔洛似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在他的笔记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译者注）

锈的银币给他看。

“是的，但我也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用人。”

这人被男孩机敏的回答和放肆的语气吓了一跳。他应该还不到十岁。他头上扎着布条，绑住近乎蜂蜜颜色的凌乱金发，不过火把的光线比较昏暗，很难分辨清楚它的颜色到底是深还是浅。从那张苍白的小脸来看，他并没有利底亚人或者腓尼基人的血统，而很可能来自北方，是色雷斯人的后裔。他眉头微蹙，嘴角挂着歪斜的微笑，看上去十分机灵。他只穿着一件灰色的奴隶短袖长衫，手臂和小腿都裸露在外，但似乎并不觉得寒冷。他熟练地捡起银币，将其放进长衫的口袋之中。他依然坐着，摇晃着没有穿鞋子的双脚。

“目前我只需要请你找你家夫人，跟她说我来了。”这人说。

“我家夫人谁也不会接见。校尉刚才过来了，那高大的家伙跟她说她的儿子已经去世。现在她正在放声痛哭，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咒骂神明。”

仿佛他的话需要证明似的，就在此时，这座屋子的深处突然传来几个人的齐声哭喊。

“这些是她的女佣。”男孩镇定地说。

这人说：“听着。我是你家夫人的丈夫的朋友……”

“他是卖国贼，”男孩截断了他的话头，“他很久之前就死啦。他被判了死刑。”

“是的，他就是这样死的，被处决了。但你家夫人跟我很熟，我人都来到这里了，所以想安慰她。”他从长衫下面掏出另一个银币，男孩像刚才那样迅捷地接了过去。“跟她说庞铎区的赫拉克勒斯来这里探望她。如果她不想见我，那么我就走人。但你一定要去说给她听。”

“我会的。如果她不接待你，我必须把这两个银币还给你吗？”

“不用，你留着好了。但如果她肯见我，我会再给你一个。”

男孩跳着站起来。“我敢当阿波罗的面说，你真会做人！”他走入黑暗的门廊，消失了。

赫拉克勒斯等待着他的回答，夜空中鬃毛般凌乱的云彩几乎没有发生形状的变化。不久之后，男孩的蜂蜜颜色的脑袋在黑暗中出现了。“给我第三个银币。”他微笑着说。

大门之内的房子是一个阴暗的走廊迷宫，而走廊则是由众多活像血盆大口的石拱拼凑而成的。男孩在其中一条光线黯淡的通道停下来，准备将他手里的火把放进墙上的插口，但他够不着。尽管他没有开口请求帮忙——他踮起了脚，试图够到洞口——但赫拉克勒斯还是从他手里接过火把，轻松地将它插进去。

“谢谢你，”男孩说，“我还没有完全长大。”

“你很快就会长大的。”

悲哀的喧闹、咆哮声从看不见的嘴巴中响起，穿墙越壁而来，仿佛所有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齐声发出哀号。男孩——赫拉克勒斯看不见他的脸庞，因为他走在前面；瘦弱的他就像一只正在走进某种黑色怪兽张开的血盆大口的羔羊——突然说：“我们都很喜欢少爷，他人非常好。”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回头，听起来他也像其他人那么动情。他发出一声哽咽，也有点像叹气或者抽鼻涕的声音，赫拉克勒斯在想他是不是哭起来了。“他通常不会打我们，除非我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从来没有惩罚过我和伊费马舒斯……你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从屋子里走出去的奴隶吗？”

“我没怎么留意他。”

“嗯，他就是伊费马舒斯。他是少爷的塾师。听到少爷死讯之后，他十分难过。”他更加平静地补充说，“伊费马舒斯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愚蠢。我跟他相处得很好，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跟这里的大多数人都相处得很好。”

“这我能猜想得到。”

他们来到客厅了。

“你就在这里等吧，夫人很快就来见你。”

客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中等大小，摆放着几个敞口瓶，里面被几盏石烛台上的灯火照得明暗不一。房间里还有两张看上去坐着不会太舒服的破旧靠背椅。等到客厅里只剩下赫拉克勒斯时，洞穴似的阴暗空间、无休无止的哭泣声和如同病人的呼吸般混浊的空气让他感到十分压抑。整座房子散发出死亡的气息，仿佛每天都有很多葬礼在此举办似的。这是什么气味？赫拉克勒斯觉得奇怪。他听到女人的哭声。房间里弥漫着哀泣的女人的潮湿气息。

“庞铎区的赫拉克勒斯，是你吗？”

有个人影站在通往里间的门口。昏暗的灯光并没有照亮她的整个脸庞，只照亮了她的嘴部。所以赫拉克勒斯最先看到的伊蒂丝的身体部位就是她的嘴唇。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双唇张开，形成一个中间宽两头小的洞口，活像在远方看着他的空洞眼眶，或者画中人物的眼睛。“你已经很久没有跨过我这座破房子的门槛啦。”这个嘴巴说。不等赫拉克勒斯回答，它又接着说：“欢迎光临。”

“谢谢。”

“你的声音还是不变，我记得很清楚。你的脸我倒是认不出来了。不过就算是经常见面的人，也很容易忘记对方的脸……”

“我们并没有经常见面。”赫拉克勒斯说。

“是的。虽然你的家就在附近，但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孀居的寡妇，而你是有头有脸、在立法会上讨论国家大事的人……我是寡妇，你是鳏夫。我们都必须遵守雅典人的行为规范。”

嘴巴闭上了，苍白的双唇合成一道几不可见的漂亮曲线。也许是微笑？赫拉克勒斯发现这很难说清楚。两个女奴隶在伊蒂丝的人影之后出现；两人都在哭泣，或者啜泣，或者只是发出哽咽的声音而已，听起来就像凄厉的双簧管乐声。我必须容忍她的粗鲁无礼，赫拉克勒斯想，因为她刚刚失去了她的独生子。“请节哀顺变。”他说。

“谢谢你。”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

话音刚落，他马上就后悔了。他已经超越了寻常拜访的限度，试图架起桥梁沟通他们之间无限的距离，试图用几个字来弥补这么多年来沉默。嘴巴张开了——就像一只虽然小但很凶残的动物突然发现了猎物。

“看来你还念着你和梅拉格鲁斯的旧情，”她冷淡地说，“你不用再说什么了。”

“这跟我和梅拉格鲁斯的交情无关……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哦，责任，”这次嘴巴挂上微弱的笑容，“当然啦，这是神圣的责任。你说话的口气还是跟过去一样，庞铎区的赫拉克勒斯！”

她向前走，光线照亮了她笔挺的鼻子、脸颊——脸上有刚被抓伤的痕迹——和黑眼圈。她并不如赫拉克勒斯预料中苍老；塑造了她的艺术家的手笔依然完美如初，他想。伊蒂丝披着黑色的布袍，胸前是波浪起伏般的襟带。她的一只手隐藏在襟带里面，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布袍

的两道开襟；正是在这只手上，赫拉克勒斯看到了衰老的痕迹，仿佛岁月从她的手臂流淌下来，染黑了她的手指。只有这些粗大的指节和弯曲的手指才显示出伊蒂丝是已迟暮的美人。

“谢谢你的好意。”她低声说。她的声音初次流露出诚挚的情感，这让他心旌摇动。“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他们把尸体抬过来的时候，街道上发生了骚乱，住在附近的人都被吵醒了。”

一声尖叫响了起来。然后又是一声。刹那间，赫拉克勒斯很荒唐地认为这两声尖叫是从伊蒂丝紧闭的嘴巴中发出来的，仿佛她的体内产生了咆哮，而她那瘦小的身体正随着这从喉咙发出的声音而颤抖共振。

但随后有个人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走了进来，这人推开两个女奴隶，从房间的一边挣扎着走向另一边，然后躲缩在墙角，不停地颤抖，仿佛精神病发作。尖叫声最后变成了无穷尽的低泣。

“伊丽亚更加伤心，”伊蒂丝略带歉意地说，似乎是为她女儿的行为道歉，“特拉马舒斯不仅是她的哥哥，也是她在法律上的监护人，是伊丽亚惟一认识而且敬爱的男人……”

伊蒂丝转身面对着女孩，女孩蜷缩在阴暗的屋角，双腿紧紧地贴在胸前，仿佛她想占用尽可能少的空间，或者像黑色蜘蛛网那样消失在阴影之中，她的双手抬起来挡在脸庞之前，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她的眼睛和嘴巴是三个填在她整张脸庞上的黑圈），哭得浑身发抖。伊蒂丝说：“别闹了，伊丽亚。你忘记我们的家规了吗？你不能离开闺房，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在客人面前展示你的悲哀……这可不是大家闺秀应该有的举动！回你的房间去！”但女孩的哭泣声变得更加响亮了。伊蒂丝抬起手说：“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让我来，夫人。”有个奴隶说。她匆忙跪在伊丽亚身边，低声对她说了几句赫拉克勒斯听不清楚的话。没隔多久，女孩的哭泣变成了低不可闻的说话声。

赫拉克勒斯再次望向伊蒂丝，发现她正在看着他。

“到底怎么回事？”伊蒂丝问，“校尉只跟我说有个牧羊人在吕卡维多斯山发现他的尸首……”

“医生阿斯基罗斯说是因为遭到了饿狼的袭击。”

“我儿子那么强壮，要很多只狼才杀得死他！”

赫拉克勒斯心想，你这么凶，我看一两只狼也打不赢你。“那肯定有很多只。”他说。

伊蒂丝开始以一种温柔得很奇怪的声音说话，但不是对赫拉克勒斯说的，而是仿佛她独自一人，正在做祈祷。她那张苍白憔悴的脸上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

“他是两天前走的。我像过去那样跟他道别，根本没有担心——他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他对我说：‘我今天要出去打猎，妈妈。我要打一麻袋鹌鹑和歌鸪回来送给你。我还要用罗网设陷阱来抓野兔。’他说当天就回来，但没有回来，我正准备责罚他，可是……”

她的嘴巴突然张开，仿佛将要说出一个巨大的词汇。她这样维持了一阵，上下颌分开，她的喉咙宛如黑色的椭圆洞口^[3]，在沉默中纹丝不

[3]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本章后半部分所有的比喻和形象都跟“嘴巴”、“喉咙”、“尖叫”和“咆哮”有关。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篇藏秘文。（译者注）

动，然后她把嘴巴合上了，继续喃喃自语：“但现在我不能当面指责死亡……因为它不会以我的儿子的面貌重新出现，回来请求我的原谅……我的乖儿子啊！”

她这轻柔的声音比牛头怪的咆哮更加可怕，赫拉克勒斯惊奇地想。他说：“可能诸神也有不公平的时候吧。”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话，但也因为他自己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别提起他们，赫拉克勒斯。别提起什么神明！”伊蒂丝的嘴巴因为愤怒而颤抖，“正是那些神明，用他们的牙齿来啃噬我儿子的身体，面带笑容地挖出和吃掉他的心脏，浑身舒爽地呼吸着他的血液的温暖气息！在我面前，别提起什么神明！”

伊蒂丝似乎想控制自己的声音，却是徒劳无功，她的喉咙发出一声震撼的咆哮，使她周围的人都陷入了沉默。两个女奴隶转过身来望着她，甚至连伊丽亚也默默不语，极其敬畏地听着她母亲所说的话。

“我们家最后一棵大橡树的枝叶还没有长满，就被克罗尼乌斯山的宙斯砍倒了！我诅咒所有那些长生不老的神明！”她抬起手臂，摊开双手，做了个可怕的诅咒姿势。接着她慢慢降低了双手和她的声音，然后突如其来地说道：“诸神所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最崇高的尊敬就是沉默！”

“沉默”这两个字被一阵喧闹的三重奏打断了，它深深地刺进了赫拉克勒斯的耳朵，直到他离开这座恐怖的屋子之后还在他脑里回响——那是伊丽亚和两个女奴隶发出的号哭，她们的嘴巴张开，下颌几乎要掉下来了，三个独特的、震耳欲聋的高音音符组成了一段乐章，那就是由

喉咙发出的喧闹的送葬曲。[4]

[4] 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本书——至少是第一章——采用了藏秘法，蒙塔洛对原稿进行了研究，却没有在他的誊清稿上提到这是一篇藏秘文，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但也许他并不了解这种罕见的文学手段。即使是最为博学的翻译家，也往往对这种文学技巧一无所知。应用这种技巧的只有少数几个希腊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最著名的作家——而且藏秘法的主要特征恰恰在于只有了解它的人才能够注意到它的存在。为了向好奇的读者举例，也为了诚实地说明我是如何发现隐藏在本章中的形象的（因为翻译家在他的注释中必须诚实，说谎是作者的特权），我将会复述昨天我和我的朋友海伦娜的简短对话。海伦娜是我十分敬重的同事，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当时我们聊起了彼此的工作，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刚刚开始翻译的小说《洞穴》是一本使用了藏秘法的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手里拿着摆放在附近果盘上的樱桃的果柄。

“什么法？”她问。

“藏秘法，”我解释说，“是古希腊作家为了在他们的作品中传达秘密的信息或者关键线索而发明的文学技巧。在藏秘文中，有些比喻和词语会反复出现，当敏锐的读者发现了这些比喻和词汇之后，它们就会构成一个和原文没有关系的观念或者形象。例如，科林斯的阿基努苏斯就曾经使用藏秘法，将对深爱的少女的面貌的详细描写隐藏在—首貌似歌颂野花的长诗之中。马其顿的伊巴甫斯通过藏秘法在描绘英雄帕特罗克鲁斯之死的史诗中插入了他的遗嘱。还有尤弗罗尼乌斯……”

海伦娜显得很不耐烦，但她微笑着说：“真有趣啊。你能跟我说说这本无名氏所著的《洞穴》中隐藏了什么吗？”

“我要把整本书翻译完才能知道。在第一章，藏秘法涉及的词汇主要有‘头发’或者‘鬃毛’，发出尖叫和‘咆哮’的‘嘴巴’